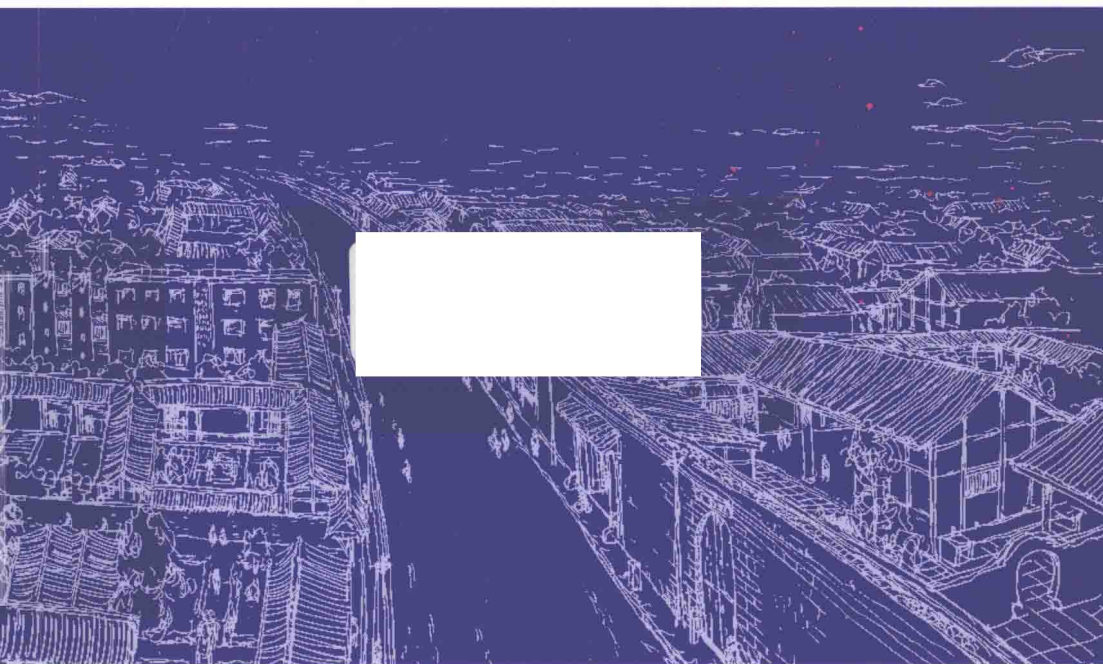


方言与文化丛书

四川话是流行于四川、重庆（巴蜀地区）及周边省份临近地区的主要汉语官话，包括汉语西南官话中源自古蜀语。现今四川话形成于清朝康熙年间，是由明之前流行于四川地区的蜀语和来自湖广、广东、江西等地的各地移民方言逐渐演变融合而形成的。四川话内部互通度较高，各方言区交流并无障碍，因而四川话本身并没有标准音。

四川方言与文化

且志宇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方言与文化丛书

四川方言与文化

且志宇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川方言与文化 / 且志宇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5.10
(方言与文化丛书)

ISBN 978-7-5078-3798-8

I. ①四… II. ①且… III. ①西南官话—研究—四川省 IV. ①H1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91442号

四川方言与文化

著 者	且志宇
责任编辑	张淑卫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5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5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798-8/H·443
定 价	60.00元 (含光盘)

CRJ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周及徐

说四川方言的人多，研究四川方言的人少，为四川方言写书的人就更少了。志宇君有识于此，不畏繁难，笔耕成书，见证蜀语，流传乡音，值得赞赏。

方言的欣赏往往不登大雅之堂，被归之于民间文学或俗文学，而方言的研究却堂堂正正地属于语言学。语言学在我国不发达，在语言学基础上的方言研究尤其贫弱。许多人以方言为“街谈巷语、君子不为”的事情。不知道方言是现代语言学最重要的基础资料，是民族文化生动鲜活的载体。今天的中小學生开口闭口模仿京腔，爷爷奶奶也跟进“四川普通话”。小时候做游戏，比拳决输赢，成都话出拳的口令叫“试——拳儿”^①，把“试”字拖得很长，企图变化胜出，很是有趣。川西南路话则叫“袖拳”，大概是把藏着的拳头从袖子里伸出来的意思，出拳口令叫“袖打——齐”，如果谁后出，没有“打齐”，则要受罚。而现在，孩

^① 成都话中，划拳决胜负叫“试拳儿”[si³¹ tɕhyər⁴⁵]。

子们口中都变成了“剪子、石头、布”，很洋气。我听了却甚觉乏味，不禁悲从中来：方言之亡也有日。是不是要像动物学界那样，熊猫之类快要死光了，才急忙去保护？语言是与民族文化共存的，它与我们的关系要比熊猫大多了。

志宇君是个勤奋的人。初识他的时候，他到我的研究生课“汉语音韵学”来听课，不声不响，坐在后面。一问才知是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我调侃道，这个课连语言学本专业的学生都头疼，如果能逃课早逃了，你还往前凑？志宇不多话，不久后，送上一篇文章请我提意见，这就是后来发表在《语言历史论丛》（第七辑）上的《大邑方言考》。文章引证了很多四川方言的资料，有些书我这个搞方言多年的人也未读过。我知道，这是一个用功的学生，而且涉猎广泛。我们的交往于是开始。以他的学力和语言积累，读语言学亦是不错的，不想他读了文艺学专业的博士。就在我认为他从此离开了语言研究之时，志宇又将这本近二十万字的《四川方言与文化》送到了我的面前。

书的内容很丰富，喜欢四川方言的我读来津津有味。

志宇君是四川大邑县人。大邑县的方言是土著的“南路话”，这是他研究四川方言很有利的条件。对语言学来说，越“土”的方言，越有价值。作者此书兼有湖广话和南路话词语，我赞成。例如：本书第73页“离核”条：

离核 [huo¹]：果子熟透后，很容易便将果肉与果核分离叫“离核”；肉炖得烂熟，很容易将肉与骨分开也叫“离核”。

按：此是川西南路话，湖广话音不同。（果）核字《集韵》音胡骨切，入声。南路话没韵字音-o³³，变为阴平 ho⁵⁵。成都话没韵字音-u³¹，h-在-u前变f-，入归阳平音 fu³¹，而且“离核”读“利胡”[li²¹³ fu³¹]，“离”读为上声，是分离的意思，不同于离别的“离”读阳平。我是成都人，祖籍崇州，故兼通南路话，早年常听长辈用此词，湖广话与南路话义同音不同，不知为何。现在明白是古语分化，规律俨然。乡音在耳，而亲慈作古，因声怀想，能不依依！

四川方言，是一个不准确的概念，误在以行政区来划分方言。方言的划分应该以方言本身的特点为标准。“四川一百单八县，县县都有土音”，实际情况有时比这还要复杂。以一市一县甚至一区一乡为一点，来调查描写当地方言，规范、科学的现代方言研究正努力这样做。语言像一棵大树，方言是这树上大大小小的枝和叶。如果仅从四川方言来说，主要分为两枝：南路话和湖广话。而且，据我的研究，南路话是本枝，湖广话是嫁接过来的。

南路话是指四川地区岷江以西以南的方言，尤其是川西地区都江堰、温江、崇州、大邑、邛崃、蒲江和新津一带的方言。有这种语音特征的方言沿岷江以西一直向南分布，经乐山、宜宾直至泸州地区，再折向东北进入今重庆市江津、綦江等地。它在语音、词汇上都有自己的特征，最明显的语音特征是还保留着古入声声调。这一片方言是元代以前四川本地方言的遗留，所以是四川方言的本枝。

“湖广话”就是通常说的“四川话”，以成渝两地话为代表。

它属于北方方言西南官话次方言，有共同的特征，例如有阴阳上去四个声调、古入声字归阳平；湖广话也有自己的一些特征，例如不分平翘舌声母、不分鼻边音声母 l-/n-等。“湖广话”覆盖了东起万州西至成都岷江以东的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整个四川盆地大约以岷江为界一分为二，岷江以东以北是湖广话地区，岷江以西以南是南路话地区。由于湖广话地区占据了四川盆地的中心地带，而且有成都和重庆两个大城市使用这个方言，所以它成了“四川话”的代表。但是湖广话在四川盆地的历史并不长，它大约是在明清以后才来到成渝地区的，所以是嫁接的。

湖广话和南路话的这种“划江而治”的分布，是历史留下的痕迹。四川地区在近古史上曾有过两段惨痛的历史，这就是元末战争和明末清初的战乱。元末战争使四川损失了大量人口，明洪武年间便由湖北向四川移民，移民主要填入当时的川东即重庆地区。明末四川又遭受张献忠军队的屠杀，城乡十室九空、人口千不存一。清初康熙年间以邻近的湖北湖南省（时称“湖广”）的人民移入填充，以恢复生气。这两次移民就是“湖广填四川”。讲湖广话的楚人移来定居四川盆地，由东渐西，后来逐渐兴盛繁荣。检寻这段历史，感触万端，曾作律诗一首：

明清战乱致四川方言变迁有感

巴语蜀言何处寻？秦文汉字枉劳心。
兵烽从古黎民恨，魑魅横时国运沉。
天府无烟荒野泪，锦城走虎丛莽深。

劫波渡尽楚人至，满耳川原湖广音。

今天巴蜀大地上的语言，不是连续一条线到现在的，中间有过截断和替换。湖广话就是明清时期由外省来到四川的。

至于四川方言的本枝南路话，则由于地处相对偏僻，遭受破坏较少，得以从元代以前的当地方言发展到如今。（参见周及徐：《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语言研究》，2013.1）现在四川南路话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元代以前的四川当地方言。至于以前到何时，就有些难定。宋元战争损耗了四川，但元代短短的九十多年，不足以改变四川方言的面貌。现在看来，宋代的四川方言应是今天南路话的前身。北宋、南宋时期，四川偏处一隅，远离战乱，环境和平，语言应是连续平稳少变的。本书中，写到一个故事：苏东坡流放海南儋州（今儋州市），至今当地人能讲“东坡话”。事有凑巧，1962年郭沫若到海南考察，用四川方言能与当地向导畅谈，郭沫若称为“西蜀之话”。苏轼四川眉山人，今属南路话区，则“东坡话”应是古代南路话。郭沫若四川乐山人，也讲南路话。乐山与眉山相邻。如果当地传说可信，则此故事可证苏东坡的方言是南路话了。不过，语言的传播不是一人之力可成就的。更大的可能是，宋代以后有四川南路人戍边群体定居儋州，传下了“东坡话”。

但是，我们还是能找到古代南路话的痕迹的，这就是有名的明代李实的《蜀语》。以前，人们说到《蜀语》，都说它是明代的“四川话”，一般认为它就是现在四川的主流方言湖广话的前身。现在，我要明确地说：《蜀语》是古代四川南路话的记录。从词

汇上去看,《蜀语》兼有今湖广话和南路话的词汇,不易说明《蜀语》记录的究竟是南路话还是湖广话。但如果从音系上看,就很说明问题:《蜀语》的声调系统与南路话一致,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我们现在有了对南路话语音体系和历史地位的了解,就可以辨认出《蜀语》是南路话。而不是像从前所以为的,《蜀语》是今天四川主流方言湖广话的前身。举一个例子:《蜀语》“蚱蜢”条:“虫似蝗曰蚱蜢。蚱蜢音窄猛。”今天“蚱蜢”与“窄猛”,湖广话是不同音的。成都话“蚱”音 tsa³¹,“窄”音 tse³¹,蝗虫今音 tsa³¹ mər⁵²,与李氏注音不符。而川西南路话“蚱、窄”二字都读入声,同音 tsæ³³,蝗虫今音 tsæ³³ mər⁵²,与李氏注音同。李氏以南路话注音。李实四川遂宁人,崇祯进士,晚年寓居吴地,怀乡而著书。李实在四川生活的时代,张献忠屠川还未发生,遂宁还没有为湖广话所覆盖。在四川方言发生大变故之前,李实记下了《蜀语》,真是及时。这就是后来的“西蜀之语”(南路话)的前身。还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观点。这个问题要说透,需专文论述,暂时打住。

到了后来,还有好几个四川人著书记载四川方言。但是,这些书所记之方言已经不是苏东坡、杨慎和李实讲的南路话了。本书说到清末傅崇矩的《成都通览》记四川方言,说:

成都之口音多用尖字,平仄每每相混。如日字、日字读为阳平,绿字读为卢,实字读为时,秃字读为沱,米字读为迷,吃字读为池,福字读为扶之类,皆骤难改变者也。

此段话，“米字”一句除外，实际讲的“入归阳平”现象，即入声字与阳平字同调，说“平仄相混”还不准确。“绿、实、秃、吃、福”皆为入声字，“卢、时、沱、池、扶”皆为阳平字，而当时两两同音，这正是湖广话的特点。傅崇矩清末简阳人，《成都通览》记的“成都口音”已经是湖广话了，作者有一些音韵学的知识，也可能有一些南路话的背景，能分平仄。

遂宁人有“爱我方言”的传统。李实的同乡、民国早年的唐枢著《蜀籁》记四川方言。书中不仅是湖广话大行，而且还掺入了湘方言的成分，看它堂而皇之地把“黄桶”说成“房桶”，把“绯红”写作“辉红”，就可知道。这都是明末清初大量湖广移民入川的结果。《成都通览》和《蜀籁》是湖广话，上溯280年的《蜀语》却不同，是南路话。天国仙游，四川老前辈李实对傅、唐二人说：“二位老乡，要 biao⁵⁵（不要）笑我是乡巴佬儿哦？”^①

四川话中的一些特殊读音，也是有历史来源的。例如本书谈到：浇水或施肥叫“映[in⁴]”^②，给花浇水叫“映[in⁴]花”。其实[in⁴]就是“饮”读作去声。又有“饮粪”的说法。更进一步分析，这是古代汉语使动用法现象的遗留，使动之字变为去声。“饮[in⁴]花”是“使花饮水”，如同书面语“饮马”。“饮[in⁴]”这种用法的普遍使用，使“饮”有了“浇”的意义，又引申出“[in⁴]水”“[in⁴]粪”，即浇水、施肥的意义。还有一例，

① “乡巴佬”，本字应作“乡坝僚”，指乡下人，古代僚(lao²¹⁴)人多居乡下。见《蜀语》及本书。

② 在这里，阴、阳、上、去、入分别用“1、2、3、4、5”标在音节右上角加以表示。

就是四川人把调味佐料叫“向 [xiang⁴] 料”，明代李实《蜀语》已经记载了这个词，“以辛香和食曰蕃，蕃曰向。”此词今天还用。这是“香”字的使动用法，读做去声，“香 [xiang⁴] 料”就是“使食物辛香之料”。

方言词语，当地人常用，音义明确。但是书写记录却常是问题，常常是一字多写，或者书无定字，古今都如此。这与方言词语的音义变迁有关系。语音变化了的字，为了简便通俗，当时的人常用另一个常用的同音字代替，久而久之，便不知道本字了。掌握当地方言的语音特点，寻找它在通语或古代的语音对应规律，佐以语料证据，便有可能找到方言词语的本字，疏解疑难，通连古今。本书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本书讲到宋代四川话中，苏东坡用“毛”字，有二个意义：一是没有，一是小。分辨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词，苏东坡按当时的音写作了一个字。苏东坡所用“毛”字的一个意义是“没有”。苏东坡开玩笑，请友人吃“毳饭”，即“三毛饭”，毛义为没有，这是“无（無）”字在当时的另写。无，武夫切，宋时音 mo，与毛音近，而以代之。今天“无”字零声母化了，而中古音是带 m-声母的。苏东坡所用“毛”字的另一个意义是小，今天也用，如“毛毛雨”即是小雨，“毛毛菜”即是小菜。这个“毛”是“麼”字的另写。麼，中古音 mo，义为细小，与毛音近，而用毛代之。

方言的语音演变还有一个时代先后问题。语言的历史音变是有先有后的，形成一个个链条。本书中有一个故事：唐代长安派来的一位官人娶了一个蜀地的妻子，写了一首诗《戏妻族语不

正》，来嘲笑妻子和娘家人的蜀方言语音不正：

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

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

今天读来，这诗说的“十石”、“针真”和“阴因”六字，不仅四川话，连普通话也是两两同音的，没什么不正可言。可在唐代的标准语长安话中，这六字带有不同的韵尾，分别是：十-ip，石-iEk；针-im，真-in；阴-im，因-in。在后来的汉语北方方言中，-p尾和-k尾失去了，-m尾变成了-n尾，于是“十石”同音^①，“针真”同音，“阴因”同音。可是这种在时间上比较晚起的变化，在晚唐的蜀地就已经发生了。这首诗记录了这种变化，是研究古蜀语的珍贵资料。

方言考本字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时间跨度不宜太大。语言演变是连续的，汉语的历史很长。一跃两千年，就在上古找到了某个现代方言词语的祖宗，这是不可靠的。词语的演变，应该是连续的环节，由近及远地研究是比较可靠的办法。有一些难解的词语，一时难以解决，或者找不到本字，或者存在歧说。姑且留待将来进一步考察，寻找更多的证据。这是方言研究的常态，是正常的现象。

志宇此书内容很丰富，语言、文学，诗歌、戏剧，古语、时谚，赏读时会激发读者自己的见解，以至补充修正，这些都是此

^① “石”字还发生了元音高化，与“十”字成为同韵。

书的好处。

方言中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的生活，有我们的记忆，有我们的文化。方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沟通朋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方言传承下去？

2014年12月28日

于成都浣花溪畔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四川方言概述	5
第二章 四川方言与区域文化	28
第三章 四川方言的音韵词汇	49
第一节 字异音讹容易误：川语音韵	55
第二节 分别乡音不一般：川语词汇	80
第四章 四川方言与川蜀社会	113
第一节 川语与袍哥隐语	116
第二节 川语与市井行话	127

第五章 四川方言与日常生活	132
第一节 饮食菩萨好吃嘴：川语与饮食文化	136
第二节 梦鬼虎蛇君须忌：川语与民俗禁忌	165
第三节 绰号评人意最真：川语与人物绰号	175
第四节 方言方音入网络：川语与网络语言	185
第六章 四川方言与书面文学	188
第一节 随口吟来成天籁：川语与辞赋	190
第二节 村言俚语入吟哦：川语与诗歌（一）	196
第三节 村言俚语入吟哦：川语与诗歌（二）	206
第四节 方言入联趣更浓：川语与对联	213
第五节 等闲言语变瑰琦：川语与小说	236
第七章 四川方言与口头文学	241
第一节 方言的艺术张力：川语与川剧	242
第二节 方言讲述的故事：川语与民间故事	254
第三节 歌谣原是方言诗：川语与歌谣	263
第八章 方言俗解须正讹	284
小 结 一句方言酿闹剧	297
后 记	300

引子

四川绵竹年画博物馆里，藏有一幅名为《李太白醉写黑蛮书》的年画。年画取材于《警世通言》第六回故事，讲的是李白醉草国书，吓退渤海使者的传说：

有一年，渤海国王派使者入唐参拜玄宗皇帝。正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番邦使者来朝，唐玄宗欣然接见。

当唐玄宗接过国书，展卷一看时，脸色沉了下来，眉头微皱对使者说：你家大王的请求朕已经知道了，待朕考虑考虑再说。打发了使者后，善于察言观色的臣子问玄宗遇到了什么烦心事。玄宗二话没说，把渤海国书给他们传看。看了国书，大臣们都傻了眼。原来国书是用渤海番文写的，皇帝不认识，大臣们也没人认识。这愁坏了大唐君臣，该如何答复使者呢？

这时，内翰贺知章出班启奏说，蜀人李白乃天纵奇才，或许能看明白。玄宗答应让李白上朝见驾认国书。玄宗十万火急，召来李白。参拜完毕，李白捧过国书，便对着君臣吼

哩哇啦读起来，读完后，又向目瞪口呆的满朝君臣用汉语翻译了一遍。玄宗这才明白国书的内容：渤海国王想让玄宗皇帝把高丽的地盘让给他。并威胁说，如若不肯，便要带兵前来厮杀！听完之后，玄宗又喜又怒，心情复杂：喜的是大唐竟有李白这样贤才，怒的是渤海蕞尔小国竟敢冒犯天朝。玄宗问李白，能否用相同的文字代拟一份国书。李白说没问题，但他有个要求，让曾经羞辱过他的宠妃杨玉环研墨，宰相杨国忠掌扇，宦官高力士脱靴子。玄宗欣喜之余一一答应了，并当场拜李白为翰林学士，让他以大唐开元皇帝的名义告诫渤海国王：渤海不要自不量力，若惹恼了唐王陛下，唐王陛下将派出天兵将小小渤海国踏为齑粉，到那时后悔就晚了。次日，李白对着渤海使者宣读一遍其国书。使者见李白能读渤海番文，又见李白飘飘然有神仙之态，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做声，接过国书灰溜溜回国去了。渤海国王听了使者的汇报，又反复看了国书，认为大唐国有神仙相助，赶紧写了降表，愿自降为臣，向大唐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这段故事，叫做“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直接取材于这个故事的年画，天津杨柳青叫《醉写番表》^①，四川绵竹则叫《李太白醉写黑蛮书》。

^① 见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部编：《清末年画汇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